

听他们讲那抗战的事情

# 历经数次战役,差点在轰炸中牺牲,老兵姚书倍最终盼来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,鬼子那叫一个垂头丧气



核心提示

□记者 王妍 通讯员 王霁文/图

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,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。在高新区孙旗屯乡三山村自家堂屋里,九旬老人姚书倍向我们讲述了60多年前他亲历抗战,并目睹日本兵投降的经历。

堂屋没有窗户,有些昏暗。只有姚书倍胸前的抗战胜利纪念章,在壁灯的照射下发出微微金光。



在一份“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同学录”的复印件上,姚书倍向我们指出年轻时的自己。

## 4 频繁出击,抢来千余匹战马

除了与敌军的正面交锋,姚书倍还在太行山一带多次开展游击战,破坏敌军的交通、通信设备,并乔装深入敌军内部,截获日军战马。

安阳沦陷后,姚书倍所在的部队在安阳县城附近驻扎,一到天黑就溜到平汉铁路上起道轨、切割电线,破坏日军的交通通信设施。“十天有七八天都去,尤其是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,一定会去。”姚书倍说,“一次一个地方,每个连队都有任务。”

姚书倍还向我们讲述了他和战友乔装混入安阳城里夺战马的经历。我方战马不多,部队要求每个排抽调一名机灵的战士,穿上平民衣服,藏一把小刀和“盒子炮”,到日军马房抢战马。

抢战马多在雨夜进行。战士们提前摸索好地形,到深夜才动手。“到马房时,鬼子哨兵正打盹。我们不敢开枪,怕惊动人,就用草绳偷偷往他脖子上套,从背后勒死勒紧。之后,我们用小刀把缰绳割开,一匹马往外赶。”姚书倍说,若行动不慎被敌人发现,他们只能跳上战马,边往城外跑,边对追击的鬼子进行回击,“也有战士不幸牺牲”。

“最多的一回,我们弄回来好几百匹战马。最后,俺们部队一共有1000多匹鬼子的战马。”姚书倍说。

## 5 留下遗憾,没能参加受降仪式

1944年10月,姚书倍随部队到三门峡一带驻防。1945年夏末,“日本投降”的消息在战士中间不胫而走,最后也传到了姚书倍的耳朵里。

就在姚书倍知道此事的第二天,全师召开大会,正式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。“这下确认了,战士们高兴得呀,拍巴掌把手都拍红了。”姚书倍说,由于部队要求不能鸣枪庆祝,不少将士与当地的老乡们一起载歌载舞,庆祝胜利。

之后,姚书倍所在的部队奉命到安阳“接收防务”,一并接收驻守日军的武器装备、物资等。途经洛阳时,他注意到,驻守的鬼子们个个垂头丧气,全无往日的飞扬跋扈。

到达安阳之前,部队就下令“要优待俘虏、不得打骂日军战俘”,每个连队还派了专门的长官负责约束士兵。进城时,姚书倍遇到了守城的日军。此时,日军的枪械已集中收缴,一名鬼子军官虽然还骑在马上,但垂着脑袋,神情沮丧。

看见日军,战士们个个恨得牙根儿痒痒。队伍里一个小战士,从日本兵身边过时,狠狠捶了一个鬼子几拳……

不过,由于部队的安排,姚书倍没能参加当地的受降仪式,这也成了老人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## 1 民族危亡,农村后生报名参军

1938年,中国深陷民族危亡之秋,17岁的三山村后生姚书倍为抗日救国,考取黄埔军校第七分校。两年半后,姚书倍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陆军106师317团1营2连任少尉排长,驻防豫北太行山区。

根据老人的回忆,他先后参加了山西壶关阳城战役、豫北林县东姚集

战役、辉县三交口战役、汤阴县鹿集战役等7场战役,还经常在太行山区打游击,破坏敌人交通运输、通信设施,骚扰打击敌人。

打这么多仗,有没有害怕过?面对这个问题,老人回答,他第一次打仗,是在山西长治城外奉命截击敌人,他和战友在玉米地里趴了一晚上,等

待敌人到来。“那是8月底,地里的蜀黍能煮着吃了。”老人记得很清楚。那一晚,搞不清楚是因为夜里寒气温,还是因为第一次上战场,他只觉得“脊梁上一阵阵发寒”。

“不过我就那一次害怕过,以后敌机从头顶上掠过、坦克开到跟前,也不害怕了。”姚书倍说。

## 2 林县巷战,拿手榴弹对付坦克

姚书倍讲述的第一场战役,是1941年在安阳林县(今林州市)持续5个昼夜的战斗。日军先后向林县发起两次进攻,第一次被击退后,又集结优势兵力约3万人,在飞机、坦克等装备的掩护下进行猛烈攻击。

因守城将士只有1万余人,武器装备也仅有迫击炮、重机枪等,激战数日后,日军攻陷城门。守军又在城内部署了4道防线,时任排长的姚书倍带领全排50余名战士,奉命死守第二防线上的一处据点。

日军以坦克开路,步兵随后。结果,巷战两昼夜,防线层层被攻破。“没办法,子弹打到坦克上,擦个‘火点’就弹开了,皮毛都伤不着。”姚书倍说。

眼看插着“狗皮膏药旗”的坦克向师部渐渐逼近,战士们出主意,用手榴弹攻击坦克上最薄的部分——观察窗。可是,观察窗只有脑袋大小,想投中极其不易。“近距离投!”姚书倍下令。于是,战士们以血肉之躯等待钢铁巨兽步步逼近,待坦克开到十几米甚至几米处,将手榴弹一枚接一枚瞄

着观察窗投掷。

雨点般的手榴弹延缓了坦克的前进,日军步兵赶上来,与守城将士展开枪战甚至肉搏。姚书倍带领的50余名战士牺牲过半,仅剩20余人。

与此同时,另一股敌人攻入师部指挥所,守卫师部的特务连及师长李振清的6个护卫全部牺牲,师长也亲自用刀和敌人拼杀。最后,因伤亡惨重、寡不敌众,部队下令突围。“突围时,师长是换了便衣才安全脱险的。”姚书倍说。

## 3 三交口战役,围歼日军数千人

新乡辉县(今辉县市)三交口战役,是姚书倍离死神最近的一次战役,也是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战役:这场战斗中,他们足足围歼了数千名敌人。

日军攻下林县后,向辉县方向进犯,我军跟踪追击。作为先头部队的106师316团,在行至一条山沟时遭遇敌机空袭。“十几架飞机顺着山沟低空扫射,316团伤亡惨重。我们317团比他们晚两个小时出发,到那条山沟时,天已经黑了。因为看不清路,大家都是踩着战友们的尸体通过那里的。”姚书倍说。

次日拂晓,317团到达辉县三交口一带并抢占了制高点,数千日军被包围在一条沟里。“由于战斗在山地打响,坦克、大炮派不上用场,日军在我们的压制下毫无还手之力。”姚书倍说。

据姚书倍介绍,此前,日军对阵亡士兵的处理,是焚烧尸体后将骨灰带走。由于在三交口伤亡惨重,日军放弃焚烧全尸,只烧头颅;后来尸体越来越多,他们只能割下一只耳朵焚烧后带回。

在这场战役中,日寇每天派20多

架飞机轮番轰炸,我方大部分防御工事被毁。“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,几乎是擦着树梢飞过去的,有时候抬起头,能看清飞行员的头和飞机上的‘狗皮膏药旗’。”姚书倍回忆说。

正值三伏天,我军有两天断粮,战士们饥渴难忍。一天,姚书倍正趴在战壕里作战,头上忽然掠过一架飞机,飞机巨大的轰鸣声让他“一辈子也忘不了”。紧接着,一枚炸弹在他左大腿旁炸开了,周围一片焦黑,炸起的焦土埋住了他半截身子。附近的战友都以为“姚书倍完了”,他却从焦土里抬起了头——除了一点皮肉伤,他周身竟无大碍。

三交口战役围困敌人达半月之久,日军最后还是趁着大雾,在飞机掩护下仓皇逃窜,留下大炮数十门,迫击炮、机枪若干。



戴上军功章,姚书倍敬了个标准的军礼。